

林庚評傳

马嘶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林庚评传

马嘶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庚评传/马嘶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5
ISBN 978-7-302-17217-8

I. 林… II. 马…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201899号

林庚评传

责任编辑:马庆洲

装帧设计:曲晓华 韩宇

责任印制:王秀菊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http://www.tup.com.cn>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购热线:010-62786544

投稿咨询:010-62772015

客户服务:010-62776969

印刷者:北京市清华园胶印厂

装订者: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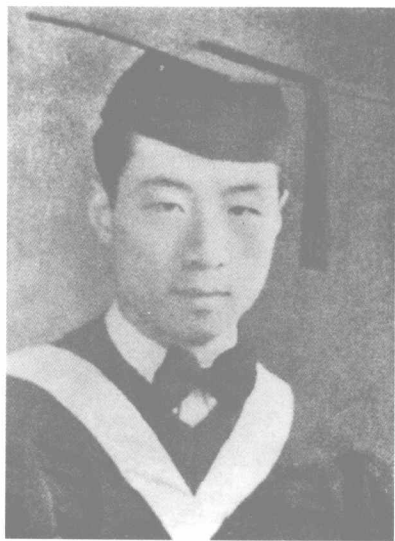
开 本:152×228 印 张:19.5 字 数:244千字

版 次:2008年5月第1版 印 次: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4000

定 价:32.00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2770177 转 3103 产品编号:029127-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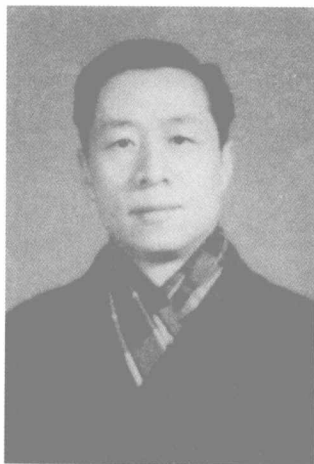
1933 年林庚毕业于清华大学时的学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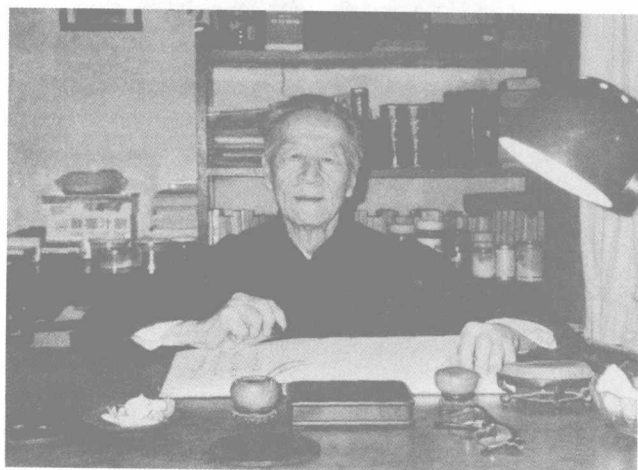
1949 年林庚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文代会时的照片

抗战胜利 (1945 年) 时林庚全家在长汀厦门大学 (宿舍) 的留影

五十年代末（1959年）的林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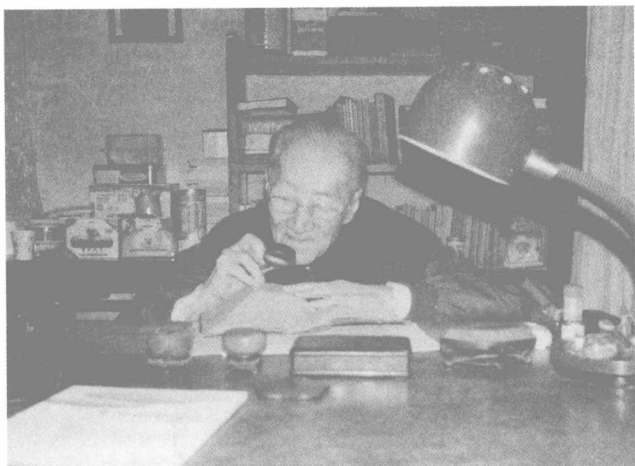


八十年代(1984年)林庚在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谈古典诗歌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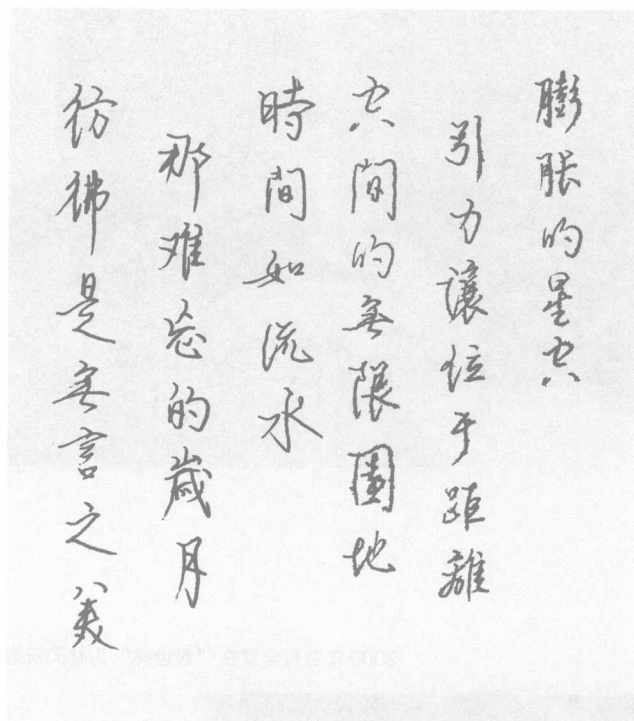
九十年代林庚在燕南园家中

21世纪初为林庚
诗文集出版刊校



2000年2月全家在“起世林”为林庚祝寿





《夜》1933年初版封面书影



《冬眠曲及其他》1936年初版封面书影



序 言

袁行霈

丁亥岁杪，马嘶学长以其新著《林庚评传》见示，并嘱余为序。披览之余，感慨良多。余随侍林先生凡五十余载，未得窥其学问之精要与夫诗歌之奥妙，亦未能撰写行状以弘之扬之。马嘶兄毕业后即离母校，却能以翔实之资料、高超之见解、生动之语言，为林先生立传。惭愧之余深为敬佩，此一也。林先生既是学者又是诗人，作为学者桃李满天下，自然不会感到寂寞；作为倡导新格律诗之诗人，和之者寡，不免有孤军奋战之感。马嘶兄本长于新诗，其于先生之诗歌主张与创作别有会心，故所撰《评传》特多精辟独到之处，诚先生之知音。敬佩之余甚感欣喜，此其二也。

林先生一向宠辱不惊，有无《评传》问世，在先生或无所谓，而在诸弟子及读者，当藉此对先生增加几分理解、几分思念，此乃大有所谓也。先生去世前常口诵庾信诗：“千年水未清，一代人先改。”斗转星移，世事无常，一位九旬老人，自然会有此感慨。然而先生一向寄希望于青年，歌颂新生，赞美创造，直欲“奔驰在宇宙广漠之乡”。吾等后辈尚能领会先生之用心，拂去贪欲之灰烬，留住春天之脚步，则先生在天之灵自当深感欣慰。

马嘶兄于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余有幸与之同窗四载。其为人也忠厚，其吐言也率真，其行文也渊雅。《诗品》评刘桢曰“真骨凌霜，高风跨俗”，借以评论其人其文，可乎？《林庚评传》即将付梓，遵嘱为此短章，以表达对老师之思念以及对学长之景仰。

是为序。

目 录

序 言	袁行霈
第一章 早期教育：家学与文化环境的濡染	001
一、家学与文化环境	001
二、童年、少年和早期教育	006
第二章 清华园里萌发青春诗情	014
一、由物理系转到中国文学系	014
二、水木清华 青春诗情	016
（一）名师的传道、授业、解惑及人格魅力的影响	018
（二）清华园的毓秀钟灵之气润育出无尽诗情	027
（三）清华大图书馆是林庚人生道路的一座桥梁	029
（四）清华的校园文化召唤他跃上文坛	032
（五）林庚在清华园里的早期诗作：从旧体诗到新诗	033
三、第一部诗集《夜》	040
第三章 在路上：从自由诗到格律诗	047
一、走出清华园	047
二、探索之路：从自由诗到格律诗	049
三、《北平情歌》和《冬眠曲及其他》	058
四、林庚的诗探索引起的反响	066

第四章 厦大十年	079
一、离平前五年间	079
二、在厦大研治中国文学史	090
(一) 讲课的魅力源于对文学史的独特理解和感受	095
(二) 倾注诗心诗情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099
(三) 厦大版《中国文学史》	104
(四) 林著《中国文学史》的特色	106
三、抗战期间的诗文	131
第五章 燕大五年	139
一、幽居燕南园购藏旧图籍	139
二、“一场愁梦酒醒时”——治学与创作	148
(一) 新诗创作	148
(二) 探讨诗艺的几篇论文	162
第六章 北大名师	172
一、在院系调整后的北大中文系	172
二、“传道、授业、解惑”的高超艺术和独特魅力	174
三、几部学术论著	182
(一)《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	183
(二)《诗人李白》	192
(三)《中国文学简史》上卷	204
四、五六十年代的诗文	215
第七章 沉默与爆发	226
一、在大批判的湍流中艰难泅渡	226
二、从沉默到爆发	235

第八章 “埋葬”与“突破”	240
一、“生命从来就不怕埋葬”	240
二、“一切新生的正在突破”	242
三、最后一课	247
第九章 晚年辉煌	252
一、博大精深的《唐诗综论》	254
二、《〈西游记〉漫话》——古代小说研究的一枝奇葩	259
三、难能可贵的《中国文学简史》全璧	268
四、诗论集《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	271
五、《空间的驰想》——“原始的陌生的思维” “若有所思的短语”	274
六、并非全集的《林庚诗文集》	281
七、无言之美——晚年生活点滴	284
第十章 结语：林庚的意义	291

第一章

早期教育： 家学与文化环境的濡染

林庚，字静希，原籍福建闽侯（今福州市），清宣统二年正月十三（1910年2月22日）出生于北京一个书香门第家中。

作为现代新诗坛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独特风格并且终生不懈地探索诗艺的诗人，林庚曾不止一次地表白“我写新诗，恐怕还真不是家学”。但考察林庚的深厚学养和创新精神时，我们却自然要把探寻的目光射向他的家学和他生长期间的文化环境。否则，就如我们在观赏一株根粗叶茂、繁花盛放的高大植物时，却忘掉了它是由深厚的土壤、充足的水分、阳光照射以及园丁的辛勤培育才长得这样鲜美的。具体的说，父亲林宰平的博学多才和学术活动的影响以及有清一代宣南文化的浸染，是林庚的深厚学养和创造才华的根基。

一、家学与文化环境

林庚的父亲林志钧字宰平（1879—1960），早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政、经济学，与沈钧儒、陈宗蕃（莼衷）同科，并常住同屋。光绪三十三年（1907）来到北京，长期在宣南一带居住。二三十年代，兼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和经济系讲师，讲授“民法要论”等课程，1927年受聘清华国学研究院，授“人生哲

学”、“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程，1932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讲师，讲授“中国哲学问题”等课。

林宰平学养深湛，多才多艺，他不仅精通他所学的法律学，也精于国学、哲学、佛学、诗词、书画。但他并非囿于书斋里的学者，而是对社会、对诸多文化领域都有广泛的接触。在思想和政治立场上，他接近于梁启超、蔡锷一路。他与清末民初的文化名流王闿运、林琴南、陈三立、梁启超、姚茫父、樊增祥、余绍宋、陈宗蕃等人相友善，经常诗酒相酬。他主持过设在和平门内化石桥的尚志学会。尚志学会成立于宣统二年（1910），以谋学术及社会事业之改进为主旨，历办法政、职业、普通各类学校、医院及文化事业，编译出版了40多种各类科学书籍。他参与筹办过为纪念蔡锷而设立的松坡图书馆。梁启超病逝后，他还应梁氏家族之请，于1932年主持编《饮冰室合集》，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合集分为文集与专集，各自编年，共40册，搜罗梁启超著作极为完备。

在自己的工作之余，他还关注着社会上发生的事。1925年，他在《晨报副刊》上看到了一篇休芸芸的散文《遥夜——五》，文中叙述自己乘公共汽车，同有钱的人对比，倾诉他的窘迫处境和人生的痛苦、孤独。这是刚流浪到北京不久的沈从文写的，他虽然已经开始发表一些作品，但仍是过着极其贫寒的生活。当时在北大兼课的林宰平看了文章，很是赞赏。他以为作者是一位贫苦的大学生，便托人从小公寓里找来沈从文，邀来家中谈话。此后，经林宰平和梁启超的推荐，沈从文到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做办事员，算是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以后，林宰平还常在经济上给予帮助，致使沈从文对林宰平感激终生，他们的友谊也持续了终生。

林宰平有《帖考》、《林宰平先生书画集》和诗集《北云集》等行世。沈从文为《北云集》写了跋。

林庚在1994年9月7日接受龙清涛的采访，谈到家学时，说：“我父亲通佛学，写旧诗，走的是宋诗一路，我却作新诗、好唐

诗，说不上多少家学。我的《四书》是他教的。上小学时每周要写一篇《本星期之感想》给他阅改，到中学后也不管了，真正的学术交流不多。他早年留学日本学法律，和蔡锷都是梁任公一派的人，后来办“松坡图书馆”、编《饮冰室文集》，都由于这深厚的交谊。”（《诗探索》1995年第一辑）1993年9月，他在回答林清晖采访提出的问题，也说到“我出身书香门第，幼年时就在文学的氛围中濡染”。（《群言》1993年11期）

林宰平于1907年来到北京，住在宣武门外老墙根，与他的同乡、同学和好友陈宗蕃住同院，后迁居米市胡同果子巷，再迁居南半截胡同内大井胡同5号，这里距鲁迅和周作人住过的绍兴会馆近在咫尺。他住过的这几处皆属宣南，当时属外四区。林宰平在这里住了二十年之久。

宣南即宣武门以南，这是老北京的一个文人聚居之地，因而人文荟萃，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

宣南的人文荟萃或曰“宣南文化”起于清初。清顺治元年（1644）五月十一日，多尔袞下令将居住在北京的汉族居民驱逐出城，只许他们在南城居住，内城为满族和八旗官员居住之地。这样，许多文人便都迁到南城，尤其是宣武地区，而此时，琉璃厂的书业也渐渐发展起来。到了康熙年间，朝廷组织力量编纂《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之时，参加编纂、抄写的人员有许多就住在这一带。与此同时，各省的会馆也多建在这一带，成为进京应试的士子和客商的聚集之地。据《宸垣识略》一书记载，这里的会馆有：“延寿寺街曰潮州、长元，吴柴元胡同曰鄱阳，杨梅竹斜街曰和含，李铁拐斜街曰襄陵、三延、肇庆，韩家潭曰广东，章家桥曰渭南、朝邑，梁家园曰惜字，孙公园曰泉郡，铁老鹳庙曰大荔、蒲城，南柳巷曰巷宁、华州，北柳巷曰南丰，青厂曰广西、凤翔、汉中，潘家河沿曰齐鲁，横街曰全浙、淮安……”这些地方也常为文人积聚之地。

从清初到嘉庆、道光年间宣南诗社的出现，住在这里的著名文人就有：吴伟业（梅村），住魏染胡同；孙承泽，住臧家桥；朱彝尊（竹垞），住海波寺街古藤书屋；王士禛（渔洋），住东琉璃厂；查慎行，住宣武门外上斜街，后移居魏染胡同；施愚山，住铁门胡同；高珩，住宣武门外松筠庵；纪昀（晓岚），住虎坊桥东的“阅微草堂”；洪亮吉，住八角琉璃井；黄仲则，住李铁拐斜街；赵翼（瓯北），住椿树三条；张船山，住琉璃厂附近的青厂；李文藻，住百顺胡同；林则徐，住虎坊桥附近的莆阳会馆；黄爵滋，住法源寺北的莲花寺里，后移居烂漫胡同；龚自珍（定庵），住上斜街、烂漫胡同，魏源，住宣南“藤阴书屋”。此后，在宣南住过的文人有黄遵宪，住香炉营头条嘉应会馆；康有为，住米市胡同南海会馆；梁启超，住宣武门外粉房琉璃街广东新会会馆；谭嗣同，住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刘光第，住承相胡同（今菜市口胡同）；杨深秀，住大沟沿闻喜会馆；林旭，住上斜街和储库营夹道。

林宰平于1930年1月25日为老友陈宗蕃所著《燕都丛考》一书写的序中，也谈及他居住二十余年之久的宣南地区为文人聚集之处，他写道：“光绪丁未，余始北游京师，寓宣武门外老墙根，与老友蕤衷居同院……老墙根无名胜可纪，上斜街则为顾侠君小秀野堂所在，时石陈遗丈居街北，背郭临河，云即侠君故居。……下斜街，旧名槐市斜街，为朱竹垞、查初白之故居。竹垞《移居槐市斜街诗》：‘老去逢春心倍惜，为贪花市住斜街。’今日斜街花市如故也。竹垞自海波寺街移此，海波寺即今西茶食胡同内之海北寺街，竹垞所居古藤书屋，屡见《曝书亭集》及同时诸人题咏。”“蕤衷既自老墙根他徙，余亦移居米市胡同果子巷，后又迁南半截胡同，至于今居之前后二十余年，所居不离所谓宣南者。米市胡同为王敬哉青箱堂所在，程鱼门亦尝居之。果子巷北通保安寺街，近人李蕤客居街北，后为余中表陈徵宇寓，尤为晨夕常过之地，半截胡同则汤西厓、查查浦、秦鉴泉、齐次风、钱茶山皆尝居之。西厓又居烂

面胡同接叶亭，张南华、沈椒园亦曾寓此。洪北江居左近之莲花寺，今为余友姚茫父居。何东洲居西砖胡同，后为余友余越园居。半截胡同通丞相胡同，今之休宁会馆即徐檐园之碧山堂。陈乾斋亦居丞相胡同，钱晓徵、戴醇士、曾涤生皆寓此。吴柳堂故宅则在南横街，皆比邻也。”

嘉庆道光年间，宣南出现了一个颇有名气的“宣南诗社”。

“宣南诗社”是一个汉族士大夫诗酒唱酬的文人社团，这个文人社团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有着较大的影响。

“宣南诗社”曾引起不少近代史和近代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对“宣南诗社”的起源、成员、活动、性质和影响诸多方面有着不尽相同的认识，至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里不能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只是为了说明它的影响所及，形成了宣南地区广泛而又长久的文化氛围，流淌着有形和无形的雅风余韵，自然而然地浸染着生活于其间的人们的气质和与此相关的民俗风情。

“宣南诗社”源于早些年存在过的“消寒诗社”。据“消寒诗社”和“宣南诗社”参加者的胡承珙在《消寒诗社图序》中说：

“嘉庆十有九年之冬，董琴南编修始邀同人为消寒诗社。间旬日一集，集必有诗。”可见“消寒诗社”正式成立于嘉庆十九年（1814）。消寒，是旧时北京流传了数百年的风俗，许多人都玩过“九九消寒图”的游戏。明代刘侗等人所著《帝京景物略》一书中就有关于消寒的记载：“日冬至，画素梅一支，位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出，则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图”。住在北京的士大夫和文士们，尤其是从南方来北京的人，畏于北方冬季之寒，便常是与朋友们围炉清谈。如邓云乡在《三冬乐事·围炉》一文中所谈：“围炉最好是晚饭之后，三五良朋，以炉子为中心，团团而坐，沏上一壶好香片，买上一大包落花生，边吃、边喝、边烤火、边谈、边笑、海阔天空，不拘形式。”当然，那些有钱又有闲的士大夫们的消寒会要比邓云乡说的要阔绰、高雅、有趣得多。缪荃孙

的《艺风堂友朋书札》中有这样的话：“光阴荏苒，又届围炉，诸同人必有雅集，酒酣耳热时，尚道及远人否？”可见那时的文人们是常有消寒雅集的。宣南的消寒诗会就是这样形成的。

前面所引胡承珙《消寒诗社图序》中又写道：“尊酒流连，谈剧间作，时复商榷古今上下。其议论足以启神智而扩见闻，并不独诗也。”这就说明，“消寒诗社”是文人雅集，饮酒赋诗，又纵论古今的一个平台。

嘉庆十九年冬，由董国华、谢阶树等人发起邀集的消寒诗社，可以说是宣南文人们的首次消寒雅集，以后便频频举行，遂慢慢改称“宣南诗社”。“宣南诗社”的主要成员，前后达二三十人，他们的活动也主要是消寒消暑、吟诗论文、赏析金石碑文等等。从嘉庆年间到道光、咸丰年间，延续了数十年，以后，随着诗社成员一个个的离京南迁，“宣南诗社”也就渐渐式微了，但它的余绪却不断地绵延，影响着宣南文化的繁荣发展。

二、童年、少年和早期教育

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留过东洋、具有新思想、学养深厚的学者，林庚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的个性得以自由发展。父亲教他读《四书》，让他写作文，那都是很轻松的，没有封建家庭中那种严父的威慑与胁迫，他的心境是平和、恬淡、自由的。生活在有着宣南文化流风余韵的宣武门外地区，他受到了雅文化的熏陶，得到了文学的濡染，自然也就萌生了种种雅趣洁癖。

林家居住的福建会馆附近有一块空旷地，这是少年林庚的一个乐园，他常常到那里去放风筝。他放过各种各样的风筝，从地上还有积雪的冬天，放到春暖花开时候。北京人很爱放风筝，住在距繁华城区较远的城郊结合的外某区地带，因为有一些空旷地，放风筝的尤多，宣南就是这样的地方。鲁迅写过一篇《风筝》，收在散文